



痲脹玉衡書

二

十武9
273
2



門武9
573
2



痧脹玉衡書卷之上

馮李郭志遠右陶著

痧症發蒙論

夫君子生于斯世。不屑為天下無所用之人。則必求為天下所必需之人。故君子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蓋良相濟世。良醫濟生。其所以行我心之不忍者。事有相符而道有相類也。余于傷寒痘疹驚風瘧痢與夫胎前產後等症。俱所潛心。姑不具贅。獨是痧之一症。緩者或可遲延。急者命懸頃刻。在病家必當誠心請

痧脹玉衡書

卷上

救在醫者必當急為赴援匪若他症之可以遷延時
 日姑且慢為調治也邇來四方疫氣時行即今丑寅
 年間痧因而發鄉邨城市之中俱見有此等症或為
 暗痧或為悶痧或為痧痛或為落弓痧噤口痧撲鵝
 痧角弓痧盤腸痧或又因傷寒瀉痢與夫胎前產後
 等症而痧兼發甚至闔門被禍隣里相傳可不重悼
 余嘗遇此等症臨危急救難以屢指其治之大略有
 三法焉如痧在肌膚者刮之而愈痧在血肉者放之
 而愈此二者皆其痧之淺焉者也雖重亦輕若夫痧

之深而重者脹塞腸胃壅阻經絡直攻乎少陰心君
 非懸命于斯須即將危于旦夕扶之不起呼之不應
 即欲刮之放之而痧脹之極已難于刮放矣嗚呼病
 隣于歎誰不傷心痧症至此信乎非藥不能救醒非
 藥莫能回生則刮放之外又必用藥以濟之然後三
 法兼備救生而生全庶乎斯人之得有其命也其如
 世有刮痧放痧之人僅有刮放之能而已餘俱非所
 長也故痧有放之不出刮之不起便云凶而且放痧
 數次不愈刮痧數次不痊便聽命于天而垂斃者往

往皆然。若夫業醫諸友，責在救人，推其心，豈非當世
之所謂君子與？然其間或有云：諸書不載痧名，滿洲
因而謂非藥，可療不知。載籍之內，原有云：絞腸痧者，
有云：乾霍亂者，有云：青筋者，有云：白虎症者，有云：中
惡者，此皆痧之見于諸書，但略而不詳，未有專家，然
不見有云：是宜絕藥，誠彰明較著，而可觀也。況痧有
為真頭痛，朝發夕死，夕發旦死，寄于頭痛之條，痧有
為真心痛，亦朝發夕死，夕發旦死，寄于心痛之例，此
二症者，雖屬不治，若知其原于痧者，而療之，亦可挽

回。況痧有為頭面腫脹，一似大頭瘟，痧有為咽喉鎖
悶，一似急喉風，痧有為眩暈昏悶，少頃云殂，一似中
風中暑，痧有為喑啞沉迷，身體重痛，一似驚魂落魄，
此皆其勢在危急，刮放不及者，非藥將何以救之乎？
而況痧有頭痛寒熱，類于傷寒，咳嗽煩悶，類于傷風，
與夫因瘧而兼痧，因痧而化瘧，或又痢以痧發，痧緣
痢生，而痧症百出，傳變多端，更不特如此而已也。諸
如鼻紅吐紅瀉血便血，由痧而得者，有之，更有大腫
大毒流火流痰，由痧而生者，有之，或又有胎前產後

氣鬱食鬱血鬱火鬱而痧之兼發者有之。或又有痧而手腫足腫手痛足痛連及徧身不能轉側者有之。或又有痧而胸脇肚腹結成痧塊一似痞悶一似結胸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吐蛔瀉蛔食結積結血結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心痛脇痛腹痛腰痛盤腸疝痛徧身疼痛幾不能生者有之。況痧嘗有內症所傷將隣于死者男子犯此一似蓄血而血分之治法不同女子犯此一似倒經而氣分之治法亦異蓋痧之為病種種不一難以枚舉予特指其大略而明其最要者。

須看脈之真假認症之的確然後投劑必當用藥無虛如痧在肌膚當刮卽刮痧在血肉當放卽放痧在腸胃經絡與脾肝腎三陰當藥卽藥若痧氣肆行不拘表裏傳變皆周當三法兼用務在救人於將危而回生於將死余之治此等症隨處救人確有奇驗竊恐前人無論難啓後賢因著爲集仍不敢秘以公諸世庶幾其有以行我心之不忍而幸不爲斯世無所用之人與。

痧脹玉衡書要語

痧分表裏辨

痧之初發必從外感感於肌表人不自知則入於半表半裏故胸中作悶或作嘔吐而腹痛生焉此可以刮痧而愈不愈用荊芥湯藿香湯之類而選用之痧感於半表半裏人不自知則入於裏故欲吐不吐欲瀉不瀉痧毒衝心則心胸大痛痧毒攻腹則盤腸疝痛此可以放痧而愈不愈用陳皮紫朴湯稜木湯之類而選用之

痧中於裏人不自知則痧氣壅阻惡毒逆攻心膈立時發暈即欲刮痧而痧不起即欲放痧而扶之不起必不得放即扶起放之而發暈之時氣血不流放之亦無紫黑毒血流出即有些須亦不能多略見紫黑血點而已此痧毒入深大凶之兆斯時病家求救甚切方可用藥余但審脈辨症的係風寒暑溼氣血食積痰飲何因而施治令其甦醒氣血流動然後扶起放痧漸以調治如不醒即擇牛黃丸三香丸救苦丹之類以救之如此重症必須醫者慈心大發立時連

湯丸方能有效遲則必死

治痧宜看涼熱

痧犯太陽則頭痛發熱犯少陽則耳有腫脹寒熱往來犯陽明則面目如火但熱而不寒犯太陰則腹痛犯厥陰則少腹痛或胸脇痛犯少陰則腰痛而皆身涼犯平肺則咳嗽痰喘微熱甚則鼻衄犯乎心則心痛或心脹其頭額冷汗如珠而身或熱或涼犯乎膀胱則小便溺血甚則身熱犯乎大腸則痢下膿血重則嘔吐身熱犯乎肝則沉重不能轉側晡熱內熱甚

則吐血犯乎三焦則熱毒內攻上則口渴下則便結
治痧當辨身涼身熱蓋身涼者內熱者宜攻其裏表
熱者宜透其肌

唇舌辨

痧者急症也若昏迷不醒口不能言其心胸煩悶一
種難過之苦將何以辨之治宜先觀其唇舌色黑者
凶色黃者重色淡紅者較之略輕蓋黃色而知內熱
黑色而知熱極淡紅色雖熱用藥不可太冷又要看
有胎無胎其症始有治法矣

大小便宜通

痧症危急大便不通急宜放痧而攻之小便不通宜
放痧而分利之

咽喉治法

痧症危急若犯咽喉則痰喘如鋸先放其痧急用薄
荷鼠粘子童便山豆根之類以清之或兼用水硼散
以吹之然後餘症俱從緩治

治痧當絕其根

痧之為害治之雖愈若一有未除即復肆毒又徧週

身如在表者已刮在中者已放而在內者少有未消
一喫米飲或熱湯熱酒痧毒即復由內而攻表遂徧
週身如在內者已治在中者已放而在表者未刮即
復由外而攻內若表裏俱盡治矣而在中者未放亦
復傳徧表裏如此可畏之極真生死所關非雜病所
得而比也故治痧當絕其根

痧原論

痧症先吐瀉而心腹絞痛者從穢氣痧發者多先心
腹絞痛而吐瀉者從暑氣痧發者多心胸昏悶痰涎

膠結從傷暑伏熱痧發者多徧身腫脹疼痛難忍四
肢不舉舌強不言從寒氣伏過時鬱為火毒而發
痧者多

治痧當分經絡

腰背巔頂連風府脹痛難忍足太陽膀胱經之痧也
兩目紅赤如桃唇乾鼻燥腹中絞痛足陽明胃經之
痧也脇肋腫脹痛連兩耳足少陽膽經之痧也腹脹
板痛不能屈伸四肢無力泄瀉不已足太陰脾經之
痧也心胸平痛身重難移作腫作脹足厥陰肝經之

痧也痛連腰腎小腹脹硬足少陰腎經之痧也咳嗽
聲啞氣逆發噎手太陰肺經之痧也半身疼痛麻木
不仁左足不能屈伸者手太陽小腸經之痧也半身
脹痛俛仰俱廢右足不能屈伸者手陽明大腸經之
痧也病重沉沉昏迷不醒或在言亂語不省人事手
少陰心經之痧也或醒或昧或獨語一二句手厥陰
心胞絡之痧也胸腹熱脹揭去衣被乾燥無極手少
陽三焦之痧也

痧與雜症輕重不同

痧與雜症往往相兼而發俱當首重治痧兼醫雜症
蓋痧症急而雜症緩也惟胎前產後有痧當並重處
治蓋胎前宜補痧症宜消產後宜溫痧症宜涼也故
用藥治痧必須斟酌

治痧三法

肌膚痧用油鹽刮之則痧毒不內攻血肉痧看青紫
筋刺之則痧毒有所洩腸胃脾肝腎三陰經絡痧治
之須辨經絡臟腑在氣在血則痧之攻內者可消可
散可驅而絕其病根也

痧前禁忌

痧忌熱湯熱酒粥湯米食諸物蓋飲熱湯熱酒粥湯則輕者必重重者立斃喫米食諸物恐結成痧塊日久變出奇疾甚難救療如有幸而食消不殞命者不可以此為例也

痧後禁忌

痧症略鬆胸中覺餓設或驟進飲食即復痧脹立可變重是必忍耐一二日為則乃可萬全

痧脹凶症

痧有心胸高起如餓餒者不治背心一點痛者死角弓反張者死腰腎一點痛者死心腹左右有一點痛者不治脇肋痛者不治四肢腫痛者難治身如煙煤者死舌卷囊縮者死環口薰黑者死頭汗如珠喘而不休者死昏迷不醒放痧不出服藥不應者死痧塊大痛服藥不應者死

痧為百病變症

諸凡百病勢極傷入然亦有未即臨危尚可綿延時日而忽然變病遂致傾危不治者何也蓋百病之中

有或因病而感夏月暑熱時行之氣有或牀第不潔穢惡衝人而兼之平時伏毒深藏一時痧症均可乘隙竊發所貴醫者識竅先治其痧後理其病所謂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者此類是也

醫家當識痧筋

痧症輕者脈固如常重者脈必變異若醫家但識夫脈不識痧筋勢必據脈用藥而脈已多變則實病變虛虛病變實誠不可恃曷若取脈症不合者認痧筋有無有則據痧用藥無則據脈用藥乃無差誤故余

謂醫家當識痧筋

又於放痧有十

- 一在頭頂心百會穴
 - 一在印堂
 - 一在兩太陽穴
 - 一在喉中兩旁
 - 一在舌下兩旁
 - 一在雙乳
 - 一在兩手十指頭
 - 一在兩臂灣
 - 一在兩足十指頭
 - 一在兩腿灣
- 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現於數處或現於一處必須用鍼刺之先去其毒血然後據痧用藥治其脾肝腎及

腸胃經絡痧萬不失一

放痧須放盡

嘗見人犯痧症延一放痧者放之以為放痧之法止於此矣不知放痧之人固有善於彼者不善於此亦有善於此者不善於彼使病家延一放痧之人略知一二未識其全則血肉之痧有放而未盡者矣苟醫者不識痧筋見其痧之已放而孟浪用藥藥不能治及於血肉之分或痧症復發痧毒肆攻而輕者變重病家不明其故歸咎於醫醫者之名由茲而損豈反

不為放痧之人所誤乎故醫家識痧必須令其放盡

痧有放刮不盡辨

痧毒所發得善放者放之未有不盡而亦有不盡者何也蓋痧者熱毒也或誤飲熱湯則青筋紫筋反隱而不現即略現青筋紫筋而放之其毒血亦不流併刮痧亦不出熱湯為之害也此當急飲冷水以解之然後可再放而血流再刮而痧出或又有痧毒方發而為食物積滯所阻食積與痧毒凝結於中即放之不盡刮之不出者食物積滯為之害也此當先消

食積而再放刮。或又有痧毒瘀滯熱極血凝而瘀血不流阻於胸腹故放之刮之不盡者此當先散瘀血而後放刮。或又痧毒方發而兼遇惱怒氣逆怒氣傷肝則愈作脹故痧氣益盛而放刮俱難盡此又當先用破氣之藥以順之而再放刮如此則痧毒皆可漸消也。

用藥不效

凡病用藥得宜未有不效而痧症竟有得宜不效者何也夫痧者熱毒也熱毒用藥宜涼不宜溫宜消不

宜補湯劑入口必須帶冷冷則直入腸胃而肌膚血肉之間雖有良劑安能得至乎此治痧者莫先於刮之放之也。如刮之放之而肌膚血肉之毒已除然後將腸胃脾肝腎三陰之毒用藥以驅之藥固未有不效者也。然亦有刮之放之而藥有不效者是非藥不效也。蓋其時雖放而放之或有未盡雖刮而刮之或有未到則是肌膚血肉之毒猶在故即用藥而藥有不效耳。若刮已到放已盡而痧症猶在則是痧毒惟在腸胃脾肝腎三陰經絡非藥將何以治之乎。

用藥必效

痧症危極昏迷不醒即扶之不起呼之不應雖欲刮放而不可刮放乃更有用藥以救之而能必其效者何也蓋痧症用藥必須帶冷冷雖未能即周於肌膚血肉之間而昏迷不醒乃痧之熱毒衝於心膈故心不能自主而昏迷若藥帶冷入口即從心膈間順流而下則熱毒之氣在心膈間者隨藥而消故昏者復明迷者復醒即有不醒者乃食積血痰所阻若能攻而下之未有不醒者矣此余治痧所以又用藥而必

得其效也

用藥大法

痧氣壅遏未有不阻塞於中故作痛作脹用荆芥防風之類從表而散用青皮陳皮之類從中而消用枳實大黃之類從大便而下用木通澤瀉之類從小便而行用山查荀子之類所以治其食之阻用金銀花紅花之類所以治其血之壅用柝榔蓬木之類所以治其積之滯也

痧有實而無虛辨

痧者天地間之厲氣也。入於氣分則毒中於氣而作腫作脹。入於血分則毒中於血而爲蓄爲瘀。凡遇食積痰火氣血卽因之阻滯結聚而不散。此痧之所以可畏也。故人之壯實者有痧脹之症。飲熱酒熱湯而變者固然。卽人之虛弱者有痧脹之症。飲熱酒熱湯而變者亦無不然。至如人有雜病兼犯痧症。是爲雜病變端而亦畏。夫熱酒熱湯人不知覺。遂遭其禍。則是痧之發又何論人之虛實乎。夫惟人之實者犯之固卽以有餘治之。而虛者犯之亦當以有餘治之。蓋

其有餘者非有餘於本原。乃有餘於痧毒也。論者以爲人之實者固可以有餘治之。而人之虛者以有餘治之。則益虛其虛矣。而不知非然也。夫人有痧毒如家之遇賊寇也。人有虛實如家之有厚薄也。假若賊寇操戈已入於室內矣。而乃以家之資財之薄也。其賊寇可不驅而出之乎。吾見家有賊寇必先驅之。爲是人有痧毒亦無不先驅之爲是也。故痧發不論虛實驅毒在所當先。溫補必於收後。此痧之所以有實而無虛也。

怪病之謂痧

方書所載怪病之謂痰此古人之格言也是以中風痰厥昏迷不醒及流痰腫痛俱責之痰然有治痰而痰得其治者十中一二有治痰而痰不為所治者十有八九是非痰之不可治也蓋因其症之凶危醫者膠於方書之語咸謂其痰之使然而中風痰厥昏迷之類遂有不可名言者矣若余於中風痰厥昏迷之類嘗有治痰而得其效矣詎敢曰一一非痰然其間因痧而有是症者雖云今之時氣使然何乃十有八

九余切其脈而不洪滑即有可疑或症有口渴身熱脈變而為沉遲或症有不渴身涼脈變而緊數此皆脈症不合須識其痧一取青紫筋色而辨之自有確見若醫者惟執為痰以治之便成大害然則古人所謂怪病之謂痰誠有其病之怪而余則有見夫怪病之謂痧而痧之為怪更有甚於痰也則是痧之為害莫有大於此者豈可付之不論不議耶

痧筋不同辨

痧筋有現有微現有乍隱乍現有伏而不現痧筋之

現者毒入於血分者多乍隱乍現者毒入於氣分者多微現者毒阻於氣分者多伏而不現者毒結於血分者多夫痧筋之現者人皆知刺而放之矣其微現者乃其毒之阻於腸胃而痧筋不能大顯故雖刺而無血即微有血而點滴不流治療之法但宜通其腸胃而痧筋自現然後俟其痧筋之現刺而放之若乃痧筋之乍隱乍現者人又皆知俟其現而放之矣至有伏而不現者雖欲放而無可放吾觀善放痧之人亦未有能識其為痧者所以痧症之禍往往人受其

害而不覺若斯者必從其脈之不合於症而辨之必取其所發之病在緩所見之症候更俟有其甚急者即病與症之不合又可辨其為痧則痧毒之結聚不散者自可細詳治療之法結於血者散其瘀結於食者消其食而攻之結於痰積者治其痰積而驅之則結散之後痧筋必然復現然後刺而放之其痧可得而理也如是之痧亦有可治若繼余之業者甚勿以其痧症之凶危而棄之與

寒痧辨

痧症之發未有其寒者矣。而亦有其痧之爲寒非痧之有真寒也。蓋因世人知痧之熱而服大寒之飲。以至於然。寒飲服於犯痧之人。有卽愈者。有不卽愈者。是何以故。夫犯痧症必其無食。無積。無血。所阻於中。方可服寒飲。而得其效。若一有食積。血阻於中。而服大寒之飲。則食不消。積不行。血不散。而痧毒反冰伏。凝阻於中。未有得寧者矣。嘗見高巖窮谷之中山路。迢遙行旅。感暑熱之氣。往往有一飲山澗之水。而卽斃者。是名寒痧。若幸遇放痧之人。乃得以識其痧。

而救其命。蓋緣痧毒攻心。服寒飲太過。而痧毒遂冰寒凝結於心胸。故有卽斃者。爾若一遇放痧之人。毒血一行。便無凝滯。此人所以得有其命也。今近處往往有犯痧症。服冷水不愈者。此類是也。故方書所載。服陰陽之水。而不獨取乎井水者。誠有見於此。爾是以久服涼飲之後。痧有未痊者。又當用微溫之藥。以施之。余於是集方中所載三香丸。又有略用附子。乾薑之類。均稍冷飲之。誠爲權宜之善劑。與若其方書所云寒痧。謂當卽以真寒治之。而驟多用桂附乾薑。

痧症三傳言
吳茱參芪之類此誠有悞不可服也

放痧不出治法

痧症危急莫善於先放其痧乃今更有放痧而血不流者雖痧筋隱隱無可如何故放痧之人往往遇此便云凶若余則不然是其放痧雖血不流而亦有可救者卽至昏迷不醒勢在臨危若審其無食積血痰阻滯於中用寶花散冷服或陰陽水或泥漿水或晚蠶沙水或細辛水或白沙糖梅水擇一方而用之俟其稍醒然後扶起再行別法療治至如有因血瘀而

放之不出用童便桃仁紅花之類以救之有因飯後便犯痧症多用鹽湯或礬湯冷飲以吐去新食食久痧脹用葡萄子山查麥芽之類以消之有積痧阻用枳榔大黃之類以驅之阿魏丸之類以治之或痰血凝結昏迷欲死不省人事用菜油二兩麝香一錢調下立甦此爲良法如是先去食積血痰之阻滯者則痧筋自然復現痧氣自然散行而後可刮卽刮可放卽放當藥卽藥蓋緣痧症初發未攻壞臟腑故耳乃知初起放痧不出凶症未始不可以挽回也醫者其毋

以其放痧不出昏迷如厥見為凶極而棄之與

放痧數次不愈

痧症愈則即愈不愈須防其有內潰之憂故治痧之法刮之放之宜愈不愈即當用藥以治之至若雜症之兼乎痧也亦宜刮宜放而急宜用藥以治其痧為要策此治痧者不可一日無治法亦不可一日無治藥也乃今有不用藥而惟恃乎放痧竟有其放痧數次不愈者或乃曰彼無昏迷不醒之重症可無害於事也不知放痧數次不愈則必日甚一日內有伏毒

盤踞臟腑雖不見有昏迷不醒之事而痧毒之攻擊於臟腑間者甚可危也且放痧何以數次不愈乎蓋惟人有食積血痰阻滯其毒故痧雖放而不盡設有能消除其食積血痰則痧毒無阻尚烏有不愈者耶惟其不用藥而惟恃乎放痧故痧毒不盡勢必攻壞臟腑醫者慎毋以放痧數次不愈為輕症而忽視之與

數犯痧症

痧症有緊有慢人多不識幸邇來南方砭刺有人略

曉痧症一二然亦不克逐症詳明淡可嘆惜故有二云
痧當砭刺刺即收人有云痧不可刺刺即多犯此語
一出遂致誤人不淺然亦有可辨者蓋痧症之初犯
者邪氣勝夫元氣雖人壯實而不免痧症多犯者由
元氣虛則易感觸夫邪氣是以有數患痧症之人或
有十日半月一發或有一月二月一發常患痧痛非
刮則放所以有痧不可刺刺即多犯之說爾不知痧
之易感必由於胃氣本虛遂乃數犯予嘗用絕痧方
充其胃氣則痧自斷又用參芪大補之味以實之痧

未有不_レ斷者矣然必_レ痧症已_レ痊之日全無些須_レ痧毒
然後可_レ服以絕其根否則稍有_レ痧氣未_レ除此等之藥
斷不可_レ服恐其中有_レ甘辛溫熱大補之味反益助其
邪毒爾

痧脹昏迷與雜症不同

雜症若重或至昏迷均可_レ以延時日獨痧症之昏迷
則有不容少待者何也夫雜症昏迷不過痰氣血湧
或虛極而發暈已也故可以_レ延時日至於痧而昏迷
不醒僅是痧氣衝心猶有可_レ解若為_レ痧毒所_レ攻則毒

血一衝勢必攻壞臟腑未有少延者矣故痧脹昏迷
不醒者須防立死其毒血與食積痰氣必結聚心腹
胸膈之間而經絡不轉氣血不運雖欲放而血不流
欲刮而痧不顯此所以救之者又必急用藥以治之
也其治之之法惟視其食積痰血氣阻及暑熱伏熱
穢氣之類以治之有食消食有積消積有痰血氣阻
即散其痰血氣阻有暑熱伏熱穢氣所觸即散其暑
熱伏熱穢氣則胸膈一鬆昏迷自醒然後驗其紫筋
青筋以刺之而或刮或藥惟其症之所發以施其救

又術與

痧筋原於血中之毒

夫醫首重望聞次貴問切人皆知之矣至於痧而望
聞有所未明問切有所未盡醫其可以已乎吾觀世
有暗痧而人不識往往多誤則曷不取痧筋以驗之
蓋針鋒所刺不過鋒尖微微入肉有痧毒者方有紫
黑血流若無痧毒者其鋒尖雖刺點滴全無故痧有
痧筋可辨亦如別病之有別症可辨也然則痧筋所
現者其青紫之色所原者乃本於血中之有其毒與

夫血中有毒既無可消自宜知放放有不盡則宜刮
宜藥審寒涼而權輕重借草木以挽凶危凡以驅夫
痧毒之所留滯者而救其大命焉爾奈何有不信痧
者徒受夫痧症之實禍而甘心於自斃乎

慢痧必須速治

痧若緊者只在頃刻慢者或期至十日半月而歿或
期至一月二月而歿甚有期至三四月而歿此誠痧
之慢矣而余謂必須速治者毋乃憂人之太過乎而
不知其非也夫痧之致人於歿者雖有如是之久而

痧毒蔓延於腸胃經絡間者正多凶險之處即如
痧毒滯結於身之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裏或中或
表既有若是之滯結者必不猶然若是之滯結而已
也將且在內者先壞臟腑在中者先損經絡在表者
先潰肌肉雖未即斃而其難治之形必然先見若一
不治便成死症慢痧之可畏也如是安可以歿日之
慢而不速為之蚤治乎

痧症治要宜明

痧無食積瘀血而痧氣壅盛者冷服痧氣壅阻於食

積而無血瘀者稍冷服痧有毒盛而血瘀者微溫服
痧入於氣分而毒壅者宜刮痧入於血分而毒壅者
宜放痧痛而絞動者痧毒壅阻於食積之氣分也痧
痛而不移者痧毒壅於血分而有瘀也痧發於頭面
上部者痧之毒氣上壅也痧腫於手足下部者痧之
毒血下注也痧有上吐下瀉者痧氣上下衝激也痧
有煩悶氣脹者痧氣壅塞於心膈也痧有惡寒發熱
者痧氣遏抑於肌表也痧有胸膈偏痛者毒血流滯
於經絡也痧有結滯腸胃者食積血瘀為腫為脹也

痧有吐血便血者痧血泛溢而憂潰敗也痧有咳嗽
喘急者痧毒壅於氣分而生痰逆也痧有立時悶厥
者痧之毒血攻心也痧有手足軟而不能運者痧入
於血分而毒注於下部也痧有腰脇俱痛者痧阻於
血分而有瘀也痧有偏痛於半身者毒注於半身而
瘀血也痧有身重不能轉側者痧之毒血壅瘀而不
能轉運也痧有變成腫毒潰爛者毒血凝滯而攻壞
肌表也

治痧須先明百病

痧症不與雜症俱發則已。若與雜症俱發，醫者但能治其痧症，不能治其雜症。假使雜症有害，不幾誤人於死者，不在痧症而在雜症乎？夫天下有能治百病而不能治痧者，余固責其有誤於人矣。茲有犯雜症兼痧之疾，而業醫治痧者，更不能治雜症，獨可無責其有誤入之罪乎？即如人有勞弱本原不足之症，兼犯痧症，凶危延一治痧者，治之聆其言，則云我固善治其痧焉。始則用克伐之藥以治其痧，脹之極可謂有病則病受之，雖甚克伐亦無害於本原矣。迨至痧

取去五六尚存三四，則用藥之法雖宜，尚重痧症。又當顧慮本原，惟在略用克伐而不傷本原者為是。若一過用克伐，便傷本原，豈不有誤於不足之症乎？況痧氣散去八九，惟是略存一二，用藥尤宜保護本原而稍治其痧焉。至於痧患悉平，惟有本原不足，則自應以補益為先，然後可云能治其病而無誤也。若不先明於本原不足之症，而用藥失宜，投劑無法，則其誤入之罪，其能免乎？即此一端，可例百病。故吾謂治痧須先明百病。

刺腿灣痧筋法

腿灣上下有細筋深青色或紫色或深紅色者肌膚白嫩者方有即是痧筋刺之方有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無毒血反令人心煩腿兩邊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弔若臂灣筋色亦如此辨之其餘非親見不明白故不具載至如頭頂心一針惟取挑破略見微血以洩痧毒之氣而已不可直刺其指尖刺之太近指甲雖無大害當知令人頭眩若一應刺法不過針鋒微微入肉不必深入

刮痧法

背脊頸骨上下及胸前脇肋兩背肩臂痧用銅錢蘸香油刮之或用刮舌刮子脚蘸香油刮之頭額腿上痧用棉紗線或麻線蘸香油刮之大小腹軟肉內痧用食鹽以手擦之

用鍼說

嘗覽古人遺言東南卑溼之地利用砭所謂針刺出毒者即用砭之道也但放痧之人俱用鐵針輕者一針即愈重者數刺不痊蓋因痧毒入深一經鐵氣恐

不能解余惟以銀針刺之則銀性最良入肉無毒以之治至深之痧毒不尤愈於鐵針乎此余所以刺痧筋者獨有取乎銀針也

痧脹用藥不厭多

凡傷寒雜症所犯止有一症用藥不貴乎多痧症凶暴非常變幻百出如犯在氣分有兼痰兼血在血分有兼食兼積或又有兼外感內壅往往皆然不可執一故用藥治之宜盡慮到不然一有不及其禍不測此所以不厭乎多也

痧脹宜下辨

傷寒食未化下之太早反引寒邪入胃變而為熱熱邪因結所食不能消化乃成結胸若痧脹新食固宜以吐為先至所食既久驟然痧脹雖所食消化未盡下之無害蓋痧脹非有寒邪入胃變成熱結之患但因痧毒在腸胃則腸胃中肌肉作腫作脹盤腸絞痛瀰及臟腑故外宜用刮放以泄毒於表內可即下以毒於裏則腫脹自當之以潛消而食積亦因之以通利原無結胸之可憂也然痧脹固非傷寒熱結者

比但下之必須內兼食積又宜以漸而進中病即止
痧後治雜症宜知

痧退後竟治雜症固所宜然但痧後餘毒或尚存些
須按脉而脉已不顯辨症而症已若清此時用藥若
即認爲惟是雜症已爾僅以治雜症之藥治之設使
稍有相犯吾恐斯人尚不得保其命也蓋痧後猶痘
後痘後之症固不可舍痘餘毒而單治雜症痧後之
症又豈可舍痧餘毒而單治雜症乎此治痧後雜症
又不可不深慮而于雜症劑中更兼解毒活血乃能

痧脹宜下辨

傷寒食未化下之太早反引寒邪入胃變而爲熱熱
邪固結所食不能消化乃成結胸若痧脹新食固宜
以吐爲先至所食既久驟然痧脹雖所食消化未盡
下之無害蓋痧脹非有寒邪入胃變成熱結之患但
因痧毒在腸胃則腸胃中肌肉作腫作脹盤腸絞痛
徧及臟腑故外宜用刮放以泄毒於表內可即下以
攻毒於裏則腫脹自當之以潛消而食積亦因之以
通利原無結胸之可憂也然痧脹固非傷寒熱結者

此但下之必須內兼食積又宜以漸而進中病即止

痧後治雜症宜知

痧退後竟治雜症固所宜然但痧後餘毒或尚存此須按脉而脉已不顯辨症而症已若清此時用藥若即認為惟是雜症已爾僅以治雜症之藥治之設使稍有相犯吾恐斯人尚不得保其命也蓋痧後猶痘後痘後之症固不可舍痘餘毒而單治雜症痧後之症又豈可舍痧餘毒而單治雜症乎此治痧後雜症又不可不深慮而干雜症劑中更兼解毒活血乃能

痧脹玉衡書脉法

痧脉十二經辨

脉扎而浮者肺痧也脉扎而散者心痧也脉弦長而動者肝痧也脉扎大而滑實者脾痧也脉沉細而動止不勻者腎痧也大腸之痧類於肺而長小腸之痧類於心而細膽之痧類於肝而數胃之痧類於脾而緊膀胱之痧類於腎而浮虛三焦命門之痧脉必怪異

痧脉外感內傷辨

傷食之痧。脈多戰動。傷血之痧。脈多芤滑。傷暑之痧。脈多洪滑而疾。數傷風之痧。脈多沉微穢觸之痧。脈多變異不常。傷氣之痧。脈多沉伏。或形如雀啄。傷寒溼之痧。脈多沉細。

痧脈要訣

痧症之脈。與諸症之脈不同。如傷寒傷風。自有傷寒傷風之脈。若傷寒傷風。一兼痧症。其脈必變。病必凶暴。是也。凡遇雜症。有痧皆然。

治驗

一用成屠兄夫人。忽然昏迷沉重。痰涎壅盛。已三日矣。延余往視診。脈洪大無倫。身不發熱。口不乾燥。惟不省人事。余曰。脈症不合。此痧脹也。刮痧稍醒。用沉香鬱金散。荆芥湯。加山稜蓬。木枳實。紫朴。砂仁。微冷飲之。三劑而愈。

一沈雲溪年老。一子七歲。發熱五日。狀類傷寒。昏迷沉重。服傷寒藥。病勢益甚。將在臨危。其婿吳彩雲。延余往視診。其脈形如雀啄。怪脈已現。不可復救。但細按左關指下。或時厥厥動搖。此暗痧。而人

不覺也。幸其年幼，可抱而起。視其腿，灣有紫筋三條，刺之，血流如注，不愈。用阿魏丸、大黃丸、清茶微冷飲之，又用荊芥湯加山查、葡萄子、檳榔、細辛，微冷飲之，連服二頭，服方知人事。次日，脈復如常，痧氣退盡，但身熱未痊，乃用傷寒陽明胃經藥三劑而愈。余治痧，不及具述各舉一二為例，以見痧症不可忽也。

余之痧脈要訣至矣，盡矣。痧症之脈，莫有外於此矣。議者以為余之秘，夫脈而不盡言，其脈之所以然者，

正在此也。嗟嗟，人之議余也，以余之論痧脈，而脈有未明也。抑思余之刊刻是書也，將以曉天下之人，使天下咸識夫痧症之禍也。豈有所秘而不言者乎？即如傷寒，自有傷寒之脈，非虛語也。夫冬月正傷寒，頭疼惡寒，身熱無汗，脈必緊盛，故見夫人迎緊盛之脈。若餘月，雖有頭疼惡寒，身熱無汗，總名傷寒，脈未有其人迎緊盛者。此冬月所以有正傷寒之脈也。假若冬月有正傷寒之症，不見有正傷寒緊盛之脈，或變而為沉遲，或變而為微細，是脈症之不合也多矣。而

又取青筋紫筋之色以辨之則痧症之發可驗而知也。且如傷寒有兩手無脈曰雙伏一手無脈曰單伏必有正汗也。此以汗之將來一時脈伏言之非云時時脈伏而有汗也。若所犯傷寒症已如是而脈之伏也日日如是則是脈與脈伏正汗之說不合獨不可以驗其痧症之因乎。又如傷寒傳經熱症有云氣口緊盛傷食之驗若人症犯胸中飽悶宜乎氣口脈緊盛矣。及按其氣口之脈不見緊盛反若空虛是脈症之不合更可以驗其痧之發矣。若更取青紫筋色而

辨其的確以治其痧尚何疑乎。卽此類推餘症可以盡知。

痧脈有似陰症辨

痧毒之氣阻抑於經絡血肉之間故其脈多沉伏。卽有別病兼痧者亦然。如人有傷寒脈沉微無力是直中三陰經之脈也。治以陰症用熱藥有何疑哉。然嘗見有用之而愈者有用之而不愈者用之而愈則人將曰陰症之藥在所宜用用之而不愈則人又將曰陰症之藥不可驟用此豈其認脈之不真而治傷寒

之有未當與夫亦惟為傷寒兼痧痧脈與陰症脈相
似莫辨故一服溫補熱藥痧毒變幻而有此海爾余
嘗臨症治傷寒按之見有沉微或伏之脈一似直中
三陰經而其外現症候稍有不合於三陰經症便取
痧筋而驗之有則為痧無則為陰施治之藥或涼或
熱萬不失一旦放痧服藥之後血肉經絡之分通而
無阻即按其脈便不復如前之沉微或伏矣余然後
按脈辨症用藥以治其傷寒藥未有不得其效者至
如雜病兼痧有沉微或伏之脈亦以此法驗之誠至

當不易之論也

痧脈似氣血有餘辨

痧之毒氣衝激於經絡血肉之分故其脈多洪數或
沉緊或大而無倫或洪實有力種種不一若症脈稍
有不合便當審其痧筋有無有則俟其放痧之後再
診其脈之來復何如以斷其病之寒熱虛實施治若
無即以其脈斷其寒熱虛實用藥余嘗治一勞弱吐
紅之症其脈洪實有力他醫遇此以為勞弱吐紅脈
忌洪實兼之症候凶危謝事而去余惟見其病勢之

暴而疑之爰視其腿灣有青筋色先放其痧六脈遂和症候亦平又付散痧消食去積之藥氣血無阻暴潛消飲食漸進後用六味地黃丸及十全大補湯服之勞弱不足之症亦愈蓋因其向來病氣俱從痧氣而洩所以一用補藥遂得全效也

方書脈句宜參

凡古人載籍所以垂訓者不知幾經籌畫幾經筆削乃註之於書後人竟以一覽不明便置之高閣毋乃有負古聖賢作書者之心乎余嘗博覽遺言若其有

得於心固然不忍釋手即令有疑於已亦且數四低徊然後得一夕豁然洞灼而大悟也有如方書所載諸痛脈伏不可診也之句余嘗疑之若以為治病之道求所以辨明虛實寒熱之法斟酌輕重緩急之宜惟脈是恃若脈伏既不可診醫者將何以斷其病之屬虛屬實屬寒屬熱之所致而於用藥之際更有可輕可重當緩當急之定論乎詎意古人之所以示我者固有先得我心而昭然筆之於書也余是以一再思之乃知所謂脈伏不可診者若謂必須求他症以

辨之方有其治法焉爾故余於諸痛脉伏者固推而
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為痧即於諸病不痛而脉
伏者亦必推而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為痧蓋
痧毒氣壅血阻於經絡間故脉有伏而不現爾若以
針刺之血流而氣亦洩毒始無所壅阻而脉乃復其
常爾至於痧之重者傷在腸胃三陰針刺有所不到
血流有所不盡余惟從夫食積血痰所阻之毒以治
之脉且隨藥而復則病有未愈者始可憑脉以用其
藥然後思古人之所謂不可診者信乎諸痛脉伏之

不可診也古人之詔我者誠有所見也哉

脉貴審於幾先

痧之重者形之於脉前言已概之矣至如雜病兼痧
始發甚微疑似莫辨所謂審脉之道則又吾筆所難
書吾言所難罄惟在醫者臨症之際神明其意於切
脉之中斬截其痧於方發之始蓋痧之慢者詎云日
久必壞臟腑損經絡潰肌表乎即其輕而又輕者雖
不至驟傷其命而於雜病之中一有兼痧不能審治
其病將纏綿難愈即愈亦必數數復發疾苦相連此

痧之所以可畏當預審之於幾先也

痧脉决生痧法

脉微細者生脉實大急數者重脉洪大無倫者凶一部無脉者輕一手無脉者重兩手無脉者死六脉無根放痧服藥不應者不治諸怪脉現放痧服藥不應者死

此下細述發蒙論所不盡

凡屬暗痧之類人多不識誤中其禍故悉列之於前庶令人一開帙而注目焉

下卷痧痛人所易明故姑置之於後

暗痧辨

心中悶悶不已欲食不食行坐如常即飲溫熱不見凶處更無心腹腰背疼痛之苦但慚慚憔悴日甚一日若不知治亦成大害此痧之慢而輕者也放之即愈亦有頭痛發熱心中作脹類於傷寒亦有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悶悶不已亦有咳嗽煩悶有似傷風亦有頭面腫脹兩目如火亦有四肢紅腫身體重滯不能轉側此痧之慢而重者也誤喫熱湯熱酒熱物遂

乃沉重或昏迷不醒或痰喘氣急狂亂見凶如遇是症必先審脉辨症的確果係何因在表者刮在中者放在裏者或丸或散或煎劑必須連進數服俟其少安漸為調理

治驗

一余三孀母寡居四月間忽然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顏色俱變漸漸黑色二弟驥武次衡延他醫治之莫識其病適余至視疾診之左脉洪大右脉沉微余曰此暗痧也審其腿灣有青筋三條刺之紫

黑血流如注不醒刮痧亦不醒用沉香鬱金散加砂仁併荆芥湯稍冷服之不醒次日用寶花散薄荷湯加大黃丸微冷服亦不醒至五日復刮痧用三香散加砂仁湯溫下而後醒漸調理乃痊
一余友朱其章一老僕六月發熱沉重昏迷不醒黑胎芒刺舌短在罵不避親疎其章延余往視診其脉六部俱伏余曰此痧之重極者也彼親中有厲姓善放痧使二人極力扶起從腿灣有青筋處刺之但微有紫黑血點而已痧血不流將入坎地

余用寶花散、葵散稍冷湯飲之。又用紫蘇、厚朴湯微冷服。次日痧退，少甦，但身重如石，不能轉側。舌上黑胎芒刺不退，用紅花湯合清涼至寶飲治之，以漸而愈。

一麓庵朱兄一婢，十一歲六日不食，頭面微腫。余適與于茂生至麓庵宅，即令婢出診。脈冥立一消食方。余曰：脈微面腫，殆其痧乎？刺腿灣上一針，紫黑血流不愈。用寶花散稍冷湯飲之，一服而痊。傷寒兼痧。

凡傷寒頭痛寒熱諸症，或當暑天或觸穢氣，或疾疢所感，忽犯痧脹，是惟認脈看筋辨之。先治其痧，痧退之後，乃治傷寒。若誤飲熱湯熱藥，慢者猶可，緊者立時見凶。

治驗

一余甥坦下，文木長子，十一歲。頭痛身熱，無汗。他醫皆治其傷寒，不應。余診之，六脈微緩，乃知其傷寒兼痧者也。刺腿灣，青筋三條，紫黑毒血湧出，甚多。不愈，用防風勝金湯稍冷服，一劑痧退，服小柴

胡湯而痊

一車姓者五月傷寒十四日忽爾發昏沉重卧不能轉延余診之余曰此傷寒犯痧若不先治其痧余不敢任不信延他醫治之益昏迷不醒復求余余曰痧氣衝心故昏迷痧毒入於血分經絡間故病不能轉側若先治痧尚有瘳日即求余治先放痧不愈用寶花散圓紅散及防風勝金湯俱微冷服痧退後治傷寒而痊

一余次女四月間頭痛發熱屬傷寒太陽經症用

羌活中和湯加減治之稍愈至第四日原照傷寒治之不應更面赤身熱心胸悶悶不已六脉洪大無倫余曰此傷寒兼犯痧症當看痧筋刺之余女不信至晚疾益甚始欲放痧在左腿灣下刺青筋一針流紫黑毒血餘更有細青筋不甚現是緣不信多纏綿一日痧氣壅阻故痧筋有隱隱者爾服必勝湯三頭服稍覺身鬆未愈次日指上痧筋復現刺血九針服藥未愈俟至夜右腿灣復現青筋二條刺出毒血服圓紅散乃少安後又驟進飲食

復發熱面赤用山查、葡萄子、柴胡、陳皮之類飲之不
應脈仍洪大無倫此因痧毒復發而然刺兩足十
指青筋去其毒血用必勝湯稍冷服一二劑未已偶
飲稍溫茶立刻狂言此痧未盡散因溫飲而復發
也用冷井水一碗飲之更冷服藥五劑然後痧氣
乃清但病久身虛發暈服參湯而甦後用十全大
補湯加減治之調理二月而痊

痧症類傷寒

傷寒集中僅有四症類傷寒至於痧症類傷寒較之

四症尤為凶暴而傷寒書內從未載及故醫者不識
夫傷寒頭痛惡寒發熱屬足太陽膀胱經風寒宜表
是寒從肌表而入故宜發散為先若痧症頭痛是痧
毒之氣上攻頭面三陽不因外感寒氣其惡寒發熱
雖在肌表是時行之氣所感由呼吸而入搏激於肌
表之中作為毒熱內熱則外寒故亦惡寒治宜先刺
巔頂放痧以洩其毒用藥惟在透竅解毒順氣為主
若誤認傷寒足太陽膀胱經症用羌活麻黃發表太
甚反助痧毒火邪益張其燄勢必惡毒攻衝作腫作

脹立時見凶故痧症與傷寒其頭痛惡寒發熱雖同
治之當異要知痧症宜清涼則痧毒可內解傷寒宜
辛散則寒氣可外舒固不可以治痧症者治傷寒更
不可以治傷寒者治痧症也

治驗

一林管家長子六月發熱五日昏迷不醒余診之
病似傷寒而脈沉微無力實非傷寒症也閱腿灣
下痧筋放紫黑毒血三針指頭九針不愈用阿魏
丸併大黃丸涼茶飲之昏迷遂醒越兩日身涼乃

痧

一車文顯次子惡寒發熱十二日昏迷沉重不省
人事適余至鄉延余診之見其面色紅黑十指頭
俱青黑色六脈洪數皆曰新婚燕爾症必屬陰余
曰非也若以陰治一用溫補熱藥殆迫其死矣夫
脈洪數者痧毒搏激於經絡也十指青黑者痧之
毒血流注也面色紅黑者痧毒升發於頭面三陽
也及視腿灣痧筋若隱若現放之微有紫黑血點
而已其父素知痧患便云此真痧也奈前因暗痧

莫識數飲熱湯毒血凝聚於內放之不出將何以
救之余用寶花散晚蠶沙湯冷飲之漸醒筋復
現於左腿灣一條刺出紫黑毒血如注乃不復如
前之昏迷矣但發熱身重不能轉側肩背多痛用
大劑桃仁蘇木烏藥香附白蒺藜末澤蘭獨活山
查微溫服之漸能轉運猶身熱不涼大便不通用
荀子麥芽枳實大黃紫朴桃仁溫服便通熱減後
調補三月而痊
一方居安內室正月頭痛惡寒發熱心胸煩悶口

渴咽乾頭汗如雨痰喘面黑十指頭俱有黑色已
五日矣延余診之氣口脈虛時或歇指左手三部
洪數無倫余曰非痧而有是脈恐不能生矣因看
痧筋幸其弟善放痧見有青筋曰此真痧也刺頂
心一針左臂灣一針右腿灣一針毒血已去不愈
余想其飯後起病即以礬湯稍冷多服吐去宿食
煩悶痰喘頭汗俱除餘症未愈次日其弟復為放
痧飲以陰陽水一碗亦未愈余用柴胡山查連翹
紅花荀子枳實荆芥花粉加酒製大黃貳錢俟微

冷服一劑大便通而安迨後十餘日腹中大痛口吐涎沫此又因穢氣所觸而復痧也冷其刮痧少安用藿香正氣湯稍冷服之腹痛頓止後用補中益氣湯十全大補湯調理如舊

一甄復先惡寒發熱嘔噦心煩服他藥昏迷不醒或謂陰虛而然余診之六脉沉微手足大熱唇舌鮮紅身體重痛余曰痧毒衝心入於血分瘀滯故爾不信連易三醫莫任復求余治呼之不應扶之不起用晚蠶沙煎湯微冷服次以寶花散煎砂仁

湯微冷送下稍醒然後扶起放痧數十針未愈用桃仁延胡索蘇木烏藥紅花香附山查劑始能轉側後服小柴胡湯寒熱俱除調補兩月而痊

痧類瘧疾

痧有寒熱往來類乎瘧疾或昏迷沉重或狂言亂語或痰喘不休或心胸煩悶叫喊不止或嘔噦吐痰睡卧不安或大小便結舌黑生芒如此重極脉必變異不與瘧同宜細辨之

治驗

一沈日岳七月間日晡寒熱昏沉脹悶大便不通
舌焦胎厚延余治瘧左脈浮大而虛右脈沉細而
濇愚意瘧疾見凶脈不應虛且濇視其乳下有青
筋刺出紫黑毒血二針令其刮痧不愈用散痧消
毒活血之劑加大黃三錢稍冷服之大便通諸症
退惟寒熱未已用小柴胡湯治之後用四君子調
治而痊

瘧疾兼痧

瘧疾臥床往往有因暑熱相侵心中迷悶或時疫之

氣相感兼犯乎痧瘧因痧變勢所必至不可漫以為
瘧而忽視之也瘧之為害尚可延久痧之為害必至
傷人即令痧之輕者苟不知治纏擾於身不克驟愈
雖或幸愈數復難痊自非先治其痧決難全愈兼痧
禍可勝道哉

治驗

一錢拱宸內室患瘧發熱不涼痰嗽煩悶口渴不
食余診之氣口脈虛左三部微濇而數此兼痧之
症也令其放痧用散痧順氣活血解毒藥不愈次

日又放痧脉始弦數。又如前劑服之不復煩悶矣。後用柴胡雙解飲三劑瘧愈。止用消痰順氣藥。加童便飲五劑痰嗽俱痊。

一余三子五月間患瘧凶暴左脉沉微右手脉伏。驗有腿灣手臂青筋刺出紫黑毒血稍覺胸中爽快用寶花散沉香丸稍冷服之遂用大黃丸併服可扶而起。次日復傷食又患兼痧凶暴益甚更放痧凶暴始減用散痧消食順氣解毒藥五劑稍安。後又傷食發熱用山查葡萄子青皮陳皮紫朴白茶

子四劑大便不通加枳實大黃便通熱減惟病久虛極時覺眩暈心跳夜睡不寧用棗仁茯神人參黃芪熟地加熟附子一二片煎服夜睡神安調補四月而痊。

一沈恒生內室六月間瘧疾日晡寒熱已八日忽壯熱不已昏沉不醒延余診之左脉弦數不勻右脉虛而沉澹余曰左不勻右虛澹非瘧脉也殆其為瘧之變症非痧而何刺左臂青筋一針紫黑毒血流出如花不愈服荆芥湯加藿香葡萄子紫朴枳

榔併化毒丹微冷飲之稍醒次日復刺指頭紫黑
 血三針用荆芥湯加枳實大黃微冷飲之熱退後
 用三香散運動其氣調理一月而痊

痧脹玉衡書卷上

明治壬午己亥四月廿夜讀了

白峯直

大雅堂法帖

楷書千字文

二帖

正面刻品々

杜詩帖

大字

滿湘八景詩帖

八體

信

心銘

行書

大雅堂九霞山樓新書畫之長
 海內之海言也世人愛觀
 乃刻之真蹟也
 皇都三泰通柳馬場角書肆尚書堂梓

